

苏) C·克列班诺夫著

翻然悔悟

FAN RAN
HUI WU



群众出版社

70654

翻 然 悔 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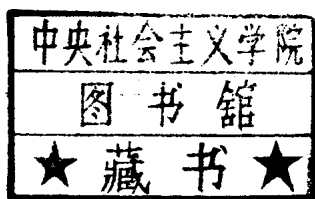
〔苏〕C·克列班诺夫 著

卢 启 智 译

甘 霖 校



200197143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С. КЛЕБАНОВ
ПРОЗРЕНИЕ

本书根据苏联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4年版本译出

D851/14

翻 然 悔 悟

[苏]С·克列班诺夫 著 卢启智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88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67·465 定价, 1.95元

ISBN7—5014—0043—1/1·10

印数, 00001— 6300册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C·克列班诺夫是苏联剧作家，全苏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剧本编辑委员会委员。其主要著作有：《特别意见》、《塞瓦斯托波尔 笔记》、《我的城市的秘密》、《反躬自问》（已拍成同名的两集电视剧）、《翻然悔悟》等。

C·克列班诺夫在1941—1942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期间，曾任《共青团真理报》驻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的军事记者。他在出版界工作二十余年，担任过《文学报》的责任编辑、《接班人》杂志的副总编辑。他在为纪念苏维埃政权建立四十周年举办的当代题材最佳剧本评奖中获过奖。共受到十二次政府奖励。

《翻然悔悟》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于1984年第一次出版。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对青年一代进行道理及公民教育的问题，研究了苏维埃人对社会道德规约以及人与人相互之间应尽的责任。作品题材新颖，内容富哲理性。

《翻然悔悟》的主人公亚尔采夫教授，是位医术精良、德高望重的眼科专家。他主动为丧失信心的多年盲人克拉比夫卡治愈双眼，使之重现光明。不料，病人恢复视力后，竟认定他是三十五年前杀害其父母以后逃亡的凶手。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这部作品反映了苏联的现实。通过人物之口，道出了许

多切中时弊、发人深省的观点。例如：“我们不仅应该对做过的事情负责，而且对应该去做但没有去做的事情也应该负责任”，“最卑陋的罪行是法律条文没有规定的罪行”。书中还涉及一些法学和心理学问题。

在这部书中，作者较多地运用了心理描写以及内心独白的艺术手法，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独特之处。

第一章

7月3日早晨，莫斯科一家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师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亚尔采夫教授象往常那样，正在准备查房。

8点55分，他走出办公室，向主治医师室走去。

他刚一推开门，大伙儿便站起来向他问好，並等着他说他通常爱说的那句话：“我们开始吧！”

可是教授却宣布说：

“今天我们过节！”

医生们都困惑莫解地交换着眼色。还没来得及提出疑问，护士长莉季娅·彼得洛夫娜就搀着护理员叶芙多基娅·伊凡诺夫娜走了进来。

大家都把这位护理员叫冬尼娅大婶。她平时很少来这间屋子，今天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她请到这里来。“莫非是我出了什么差错？”她惶惑地望着教授。

“今天是叶芙多基娅·伊凡诺夫娜的生日。”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打破令人不解的沉默说，“这就是我们的节日。”

“可我……连想都没想……完全忘啦……”叶芙多基娅低声说。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给她搬来一把椅子，说：

“给您做寿，您请坐下。”

叶芙多基娅·伊凡诺夫娜坐在软椅的边上，从头上摘下退了色的头巾，不停地揪着头巾的四角。

“我十分高兴地向我们的同事、亲爱的冬尼娅大婶表示祝贺。”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说，“没有您这样的人，人们的生活就很困难，甚至就不可能生活。我们喜欢您……让我们祝愿叶芙多基娅·伊凡诺夫娜身体健康，愉快幸福！”

大家友好地热烈鼓掌。

“请稍等一下，还没完哩。”教授从浆洗过的罩衫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小盒，从里面取出一只坤表，戴到叶芙多基娅·伊凡诺夫娜瘦瘪的手上。他看到，她那干皱的皮肤上布满了栗色的斑点。“祝您长寿！”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拥抱着护理员，吻了一下她的脸颊。

这时，莉季娅·彼得洛夫娜捧着花束走了进来。

冬尼娅大婶接过花束，用手绢的一角揩了揩眼睛，然后站了起来。

“谢谢你们……祝大家健康……”她又腼腆地补充说，“我得走了，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该给26号病房的孩子开饭了……”

教授亲切地点了点头。等她走出房间以后，他才说了通常的那句话：“我们开始吧！”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对查房要求非常严格。这使他能够观察到疾病的多种表现形式，了解治疗的效果和失败的情况……

亚尔采夫教授认为，查房是医术的起始点。他相信，病

人是医生创造性工作的对象。

查完左侧的病房以后，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在前厅停了下来，对陪同的人员说：

“德罗兹多夫一直喊头疼，这使我很不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是这样吗？谢尔盖·华西里耶维奇？”

“第八天了……”一位戴着方框眼镜的瘦削医生准确地说。

“可是还没有确诊哩。”教授打断他说，“你们大概是不好意思去请教别人吧？！这难道不体面吗？我想你们是怕有损于自己的威信……可是，德罗兹多夫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只有一个愿望：帮他治好病。谁来治呢？是谢尔盖·华西里耶维奇，还是伊拉克里·列瓦诺维奇，这对受病痛折磨的人来说都一样。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病给治好，人家就会感谢我们的关心和医术。如果病人的病痛没有消除，全体医务人员就应该感到不安……就该是这样。医生没有权利弄虚做假。不然的话，我们可就成了莫里哀笔下的庸医了。那些庸医只是会说：‘生病就是不健康。’”

莉季娅·彼得洛夫娜走到教授跟前提醒他说，“12点30分您有手术。31号病房的舍斯塔科夫在等着您哩，说您答应让他出院啦。”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看了一下手表。他自己不喜欢迟到，也不喜欢别人迟到。

“是的，¹⁸我答应过他……”他微笑着说，“要是突然有什么变化呢？……好吧！我们马上去决定。”

“您需要我吗？”

“随时都需要。”教授高兴地开玩笑说，“我还得去32号病房看一下，那也是我答应过的……请给病人做检查前的准备。”

莉季娅·彼得洛夫娜走进32号病房时，费奥多尔·克拉比夫卡正坐在床沿上，用一只脚在探找着拖鞋。

“谁呀？”他听见护士的声音，躺回轧轧作响的病床，问道。

莉季娅·彼得洛夫娜把换药用的东西放到小桌子上。

“又要治疗了。”克拉比夫卡气忿地说。他以为现在就要拆开他眼上的绷带开始做例行的处置。

可是他听到的却是：

“费奥多尔·纳扎罗维奇，今天是关键的日子。如果一切良好，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就同意您出院。”

“可他在哪儿呢？他没来吧？”

“在隔壁房间，一会儿就来。”

莉季娅·彼得洛夫娜为克拉比夫卡拆下绷带，洗了眼睛，发现手术效果良好。

在旁边的床头柜上有一张不知是谁留下的日历。4月和5月都勾掉了。这是等待和盼望的痕迹，但不知道这些是否都实现了。

莉季娅·彼得洛夫娜把放大镜和日历递给克拉比夫卡。他不介意地看了一眼日历。

“看得清楚吗？”

克拉比夫卡点了点头。

“请您念一下。”

“苏联报刊发行总局……1965年……”他又补充说，“这

里有两个月被勾掉了。”

“请您把下面那一行念念。”

“定价：二戈比。”

这时，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走了进来，他的眼中仍闪烁着欢乐，嘴上带着微笑。

“您好！”

克拉比夫卡没有马上回答，却久久地望着窗外。然后，好象喘不过气似地、吃力地答道：

“您好……”

“我刚才让一个病人出院啦，他的情况很好。说实在的，原来不太有治好的把握……当时病情很重。好啦，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一切正常，没有分泌物。”莉季娅·彼得洛夫娜报告说。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觉得克拉比夫卡的眼神很奇怪，看得出他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得啦，得啦，别激动！”

克拉比夫卡坐到椅子上，仰起了头。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弯下身子，用手指按了一下他的眼睑，问道：

“痛吗？”

“不痛。”

“请睁开眼睛。闭上。再睁开。”他又用手指按了一下眼睑。“疼吗？”

“不疼。”

“您今天为什么愁眉苦脸，费奥多尔·纳扎罗维奇？应该

高兴呀，一切都挺好！”

克拉比夫卡站起身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默不作声地走向门口。突然又停下脚步。然后，似乎又清醒过来，犹豫不决地转过身来，用失明这些年来养成的习惯，拖着步子走到教授跟前。

“您怎么啦？”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问道。

“您放我回家吗？”克拉比夫卡问。

“放，放您回家。我们已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

克拉比夫卡沉默着，只是从眼神里露出了他的惊慌。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以为克拉比夫卡是因为自己孑然一身而受尽苦楚，现在面对着新的生活而感到茫然。

“不要丧气……人们会帮助您的，费奥多尔·纳扎罗维奇。您是打过仗的老兵，不会不关心您的。我们也写封信，请他们……”

“谢谢……谢谢……”克拉比夫卡打断了教授的话，“我，当然，感谢这一切。可是，我看您……您的脸很象一个人。咳，简直跟他一模一样……唉！多么伤脑筋呀！”

“刚刚恢复视力的人常有这种情况。”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微笑着说，“有个人还认为我是他的亲哥哥呢！您记得吗，莉季娅·彼得洛夫娜？”

“记得。后来，连他自己都笑了。”

“然而，我可没有弄错。那个普罗克洛夫，我瞎了也能认出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他。我现在看着您，甚至感到可怕。您同伊凡·普罗克洛夫一模一样。”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惊呆了，这个打击几乎从肉体上都可以感觉到。此时此刻，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消失了，变

成一片漆黑。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莉季娅·彼得洛夫娜的声音：

“这个伊凡·普罗克洛夫是谁呀？”

“强盗……他杀死了我的爹妈……”

“您胡说些什么呀？听起来都觉得害臊！”莉季娅·彼得洛夫娜生气了。

“他同普罗克洛夫一模一样。”克拉比夫卡愤恨地说，“可是为什么姓氏不同……”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办公室的几扇大玻璃窗朝向有喷水池的寂静的街心公园。每逢他觉得疲倦了，他就走到宽大的窗台跟前，把臂肘支在上面，观看这座公园。在那里，年青的母亲们把婴儿推车停放在喷水池周围。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曾想象玛利娜就在她们中间，而他的外孙——他未来的骄傲——正躺在小推车里。而且，他还迷信地在窗框上敲了三下，祈求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但这时，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几乎是跑出了病房，在医院那长长的走廊里漫无目的地瞎走了好久，然后才回到充满阳光的办公室。他一反常态，没去打开窗户，相反地，却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

房间陷入灰暗之中，洗脸池上面的大圆镜也黯然失色。然而，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仍发现他那双塌陷的眼睛下面有个半圆的黑圈，两眼发出热病患者的闪光。

他紧贴着安乐椅的靠背坐下，看着墙上那道颤动的亮光。

“这亮光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这亮斑也令人可怕？”德米

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想着，“难道是因为这亮光象十字架？……”

他已充分意识到发生了无法挽救的事情。事情已过去很久了，但又把他抛向往昔。这居然是他为之恢复了视力的盲人克拉比夫卡的眼睛造成的。

本来这一切早已默默地消逝在久远的年代，伊凡·普罗克洛夫似乎也永远不会出现了，可是这竟然变成了德米特里·亚尔采夫的灾难。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焦躁地反复地说着。他这绝望的声音毫无反响地消失在办公室闷热的昏暗中，而在办公室那白色的门上则挂着一块牌子：“医学博士德·尼·亚尔采夫教授”。

这块牌子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医学院的院长喜欢对他们的大学生、未来的外科医生说：“我们常说，人是自己幸福的铸造者。但也不要忘记，他还是自己不幸的铸造者。你们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啊！”

许多年后，他们在医学讨论会上见面时，院长谈到那个腼腆的学生米佳·亚尔采夫的成就时，不禁喜形于色，因为现在学院有权为之自豪。

可是，现在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命运给了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很长时间的缓期，直到现在，在4楼的32号病房，这个缓期才宣告结束。然而，他曾经相信，给他的缓期是永远的。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突然想起他今天还有手术。“我要是不能作手术可怎么办呢？连手指头都弯曲不了啦！

为什么应该我作呢？亚尔采夫教授已不存在了。你们听见没有？他已不存在了……”他又看见了那个病房，里面坐着克拉比夫卡，而且听见了他说的话：“伊凡·普罗克洛夫……强盗……他杀死了我的爹妈。”“可这儿与普罗克洛夫有什么关系？人们恭候的是亚尔采夫教授……人们把自己的性命都托付给他了！托付给他了……这就是说，他还存在，存在着！……我现在简直不行啦，两手麻木，两眼发黑。你们听见了吗？该给谁打电话呢？该向谁解释呀？”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猛然拉开领带结……

忽然，眼前呈现出了前线那雾气茫茫的阴暗的早晨。在卫生营的帐篷旁边押过一名神色惶惶的逃兵。他的上衣敞开着，皮带和肩章已被剥去，在附近的胸墙前被枪决了。临死前，这个逃兵用嘶哑的声音拼命喊叫着：“妈妈！……”

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但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没有拿起话筒。

电话铃又刺耳地响了。

“喂。”

“我们正等着您哩，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莉季娅·彼得洛夫娜说。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没有说话，慢慢地放下话筒。

他又看见了那发亮的地方，激动地转过脸去，不看那顶人的十字架。

最后，他站起身来，急速拉开窗帘，向洗脸池弯下身去，用冷水冲了一下脸。当他抬起头时，在镜子里看到了花白的双鬓。

“你究竟是谁呀？是普罗克洛夫吗？不是。活见鬼！你是德米特里·亚尔采夫。你去问问人们：是谁给他们作手术？他们会说：‘是亚尔采夫！’难道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容易勾销？……在切利亚宾斯克当挖土工的不是普罗克洛夫，而是德米特里·亚尔采夫。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的也是亚尔采夫。在解剖所作实验时昏倒的还是这个亚尔采夫。是亚尔采夫作了第一个腹腔手术，然后是上百成千次的其他手术。是这个德米特里·亚尔采夫上了前线，经历了军人的一切道路……他已经53岁了……这是多还是少呢？我不知道。这不是算术……我哪里是什么普罗克洛夫呀？我在想些什么呀？！想些什么呀？！”

第 二 章

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和玛利娜走出了车厢。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透过车窗忧郁地望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伫立在暮色的月台上，周围满是车站的点点灯火。

列车开动了。“莫斯科——切利亚宾斯克”的搪瓷牌子慢慢飘动起来。

亚尔采夫的出差是突然决定的。

在切利亚宾斯克要庆祝眼科医院创立纪念日。当地的医生中有人听说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从前曾在这里工作过，于是向他发出请柬，并强调了他与这个城市的关系。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改变了近期的活动日程，为这次出差挤出了四天时间。

同集合在礼堂里的医院工作人员会见时，他是这样说的：

“首先，我衷心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我从前的确在这里工作过，是建设拖拉机厂。当时我是挖土工。那时候干这种活可不简单，因为所有的土方都是用手挖的。虽然我手上的老茧已经脱落了，但我仍然保留着对切利亚宾斯克的美好回忆。现在话归正题。……这两天，我有机会看了几次高水平的复杂手术。你们别想让我做出评价和提出意见。我怕扮演一个笑话中的那个消防队员的角色。他曾在音乐学院工作

多年。有人问他：‘大提琴和小提琴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大提琴烧的时间长一些……’”

礼堂里发出笑声和掌声。

“我觉得有一条戒律对我们的共同事业特别重要，这就是‘自己不要去阻挡别人’。是的，就是这样。这个或那个工作人员的威望，都不能代替学术的权威。”

他结束了自己的话，回答了提问，然后说道：

“现在我要去城里逛逛。”

他谢绝乘坐汽车，徒步走向拖拉机厂所在地。

一切都已不可辨认，一切都是新的，主要成了坦科格勒市，而不是战前的切利亚宾斯克了，更不是那个只有磨坊和烧锅的老切利亚巴了。

只有脚下的土地还是原来的，当时它是一片长着稀疏桦树林的处女地。

这一切只能是回忆。从前的生活情景，只是在城市和工厂的博物馆里的退色照片中还能看到。

不过，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还算走运。他找到了旧城镇的几幢房子。在西伯利亚大街，他认出了亚库索夫兄弟商场的那个两层楼的砖房，后来，切利亚巴拖拉机厂工地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他一次也没进去过，但记住了它的牌子：上面画着一辆巨大的拖拉机。

时间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命运……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回想着哪些地方是从前的低矮的临时宿舍、澡堂、卫生站、小食堂和那家名不符实的小商店“中心区工人合作社百货公司”。它过去是一个板房，门前